

差比句语序与 少数民族学生的 汉英习得

CHABIJU YUXU YU

SHAOSHUMINZU XUESHENG DE
HANYINGXIDE

杨 艳○著

民族出版社

· CHABIJU YUXU YU SHAO SHUMINZU XUESHENG DE HANYINGXIDE

差比句语序与少数民族学生的 汉英习得

杨 艳○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差比句语序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英习得 / 杨艳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5 (2016.8 重印)

ISBN 978-7-105-14379-5

I. ①差… II. ①杨… III. ①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学习—研究—中国 ②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中国 IV. ① H193 ② 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527 号

差比句语序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英习得

策划编辑: 黄 勤

责任编辑: 黄 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3.375

定 价: 6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4379-5/H · 1017 (汉 330)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理论综述	6
第一节 语言共性与语序类型学研究	6
第二节 差比句语序研究	16
第三章 现代汉语差比句研究综述	27
第一节 现代汉语差比句的多角度研究	27
第二节 汉语差比句的语序研究	35
第四章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语序结构	38
第一节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比较项	39
第二节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比较内容	44
第三节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结论项	51
第四节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语序结构小结	57
第五章 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结构	59
第一节 彝语支语言差比句比较项的对称分布	63
第二节 彝语支语言差比句比较项的不对称分布	82
第三节 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比较内容	91
第四节 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结论项	108
第五节 彝语支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小结	130

第六章 英语差比句的语序结构·····	135
第一节 英语差比句比较项的对称分布·····	146
第二节 英语差比句比较项的不对称分布·····	153
第三节 英语差比句的比较内容·····	164
第四节 英语差比句的结论项·····	169
第五节 英语差比句的语序结构小结·····	174
第七章 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否定式 ·····	177
第一节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否定式·····	177
第二节 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否定式·····	185
第三节 英语差比句的否定式·····	196
第八章 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比较 ·····	201
第一节 比较项呈对称分布的语序比较·····	205
第二节 比较项呈不对称分布的语序比较·····	210
第三节 差比句的比较内容·····	213
第四节 差比句的结论项·····	217
第五节 小 结·····	220
第九章 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结构类型及 形成机制·····	222
第一节 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结构类型 ·····	222
第二节 几种特殊动词在三类语言差比句中的用法差异·····	245
第三节 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的 形成机制·····	250
第十章 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差比句的习得·····	258
第一节 错误分析理论·····	262
第二节 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差比句习得情况调查·····	271

第十一章	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差比句的习得·····	306
第一节	三语习得研究简介·····	306
第二节	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差比句习得情况调查·····	316
第十二章	余 论·····	342
附 录	·····	350
参考文献	·····	353

第一章 绪 论

差比句的结构在语言类型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语序类型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其构成成分的语序,与动宾结构语序和介词类型(前置词/后置词)密切相关,是重要的类型指标。而且,差比句作为类型学参项,是一种语义结构,在不同语言的句法中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因此,在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类型学的语法调查中,差比句的句法表现已成为基本的必查项目。

但是,正如刘丹青所指出,国内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中,对差比句的注意还不够,不少语言的语法描写缺少差比句这一项。提供差比句描述的材料,存在没有抓住要害,描述语言事实不够清楚的情况。^①对于差比句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从课题组查阅到的文献来看,汉语与外语比较的成果主要有汉英、汉法、汉日、汉韩语比较。汉语与少数民族语差比句的比较只见汉语与哈萨克语之间的比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边界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增多,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和英语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语言习得的模式大体是:在家庭、村寨中自然习得母语;在学前班、小学教育阶段学习汉语;在初中阶段强化汉语,开始学习英语。可以看出,汉语习得、英语学习是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学习中的一个普遍现象。^②原一川明确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是一种三语习得现象(trilingualism)。”^③

① 刘丹青:《差比句的调查框架与研究思路》,见戴庆厦、顾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② 本研究对“学习”和“习得”不作区分。

③ 原一川:《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态度和动机实证研究·前言》,6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国外把多语习得现象统称为三语习得。三语习得研究是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迁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主要从心理语言学、普遍语法等角度来论述三语或三语习得的特性、语际的影响、三语和三语的言语产生、三语和三语词汇的标准和通达等问题,例如 Gessica de Angelis (2007), Yan-Kit. Ingrid Leung (2009) 等。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二语习得理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进行研究,以及介绍评述国外多语习得的研究情况,对有关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例如刘承宇、谢翠平(2006),朱效惠、姚璐(2008),雷蕾(2010),曾丽(2010)等。从语序类型,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英语差比句进行语序类型上的对比研究来考察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习得的成果还不多见。

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普遍使用母语,在学校和生活中习得汉语,在学校中学习英语。特殊的语言使用环境,使得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学习的负担比汉族学生重,困难比汉族学生大。本研究对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结构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对比研究,同时应用二语习得理论、三语习得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英语差比句学习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了解不同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存在的异同,为众多使用母语、汉语、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学习提供帮助,使他们不仅能系统了解自己母语差比句的构成,也了解正在学习的目标语的差比句构成;另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了解多语习得的复杂性,多语习得的认知特点,多语习得中存在的困难,以能使少数民族学生更加高效地掌握目标语。

本书先对彝语支语言、汉语和英语差比句的语序结构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找出这些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并从认知语言学和语序类型学的角度,解释产生这些共性和差异的深层原因,最后探讨这些共性和差异给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英语差比句带来的影响,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 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结构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
2. 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差比句的习得情况如何? 其书面输出的汉语

差比句中常出现什么样的错误? 汉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对他们汉语差比句的习得有何影响?

3. 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差比句的习得情况如何? 其书面输出的英语差比句中常出现什么样的错误? 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对他们英语差比句的习得有何影响? 他们的英语差比句学习是受汉语的干扰大还是受母语的干扰大?

书稿分为以下十二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 简要交代进行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语序对比研究的目的, 说明差比句不仅是语言类型学研究中的重要指标, 也是学生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清不同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结构, 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英语都有极大帮助。

第二章简要叙述同本研究有关的类型学理论, 语序共性、语序研究的历时发展情况; 以当代语序类型学研究为背景的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情况; 介绍对当代差比句类型研究最为透彻的 Stassen 和 Dixon 关于世界语言差比句类型分类的论述。

第三章通过对现代汉语差比句研究文献的梳理, 介绍现代汉语差比句的研究现状, 包括汉语差比范畴的建立, 汉语差比句的历时研究, 结构要素和结构形式的句法研究, 差比句式的语义研究, 类型学研究以及汉语方言差比句的研究等。

第四章论述现代汉语“比”字句的语序结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对现代汉语“比”字句的语序结构及其变式的语序作了梳理, 包括比较项对称分布及不对称分布时不同成分充当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的语序结构情况; 同一对象就不同方面进行比较时各比较要素的语序结构; 比较内容、比较结果的构成, 比较基准的省略, 比较点隐含等情况下“比”字句的语序结构。

第五章首先对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差比句的文献进行梳理, 然后对照汉语差比句的语序结构, 描述彝语支语言差比句比较项、比较内容、比较结果等处于不同情况下的语序结构, 并归纳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结构特点。

第六章描述英语差比句的语序结构。采用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语

料,对英语差比句比较项的对称、不对称分布、比较内容、比较结果由不同成分构成等情况下的语序结构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第七章分别描述和分析了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否定式的语序结构。

第八章对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进行系统比较。包括比较由不同成分充当比较项,如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代词、名物化结构、指量短语、主谓短语充当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同一对象就不同方面进行比较;比较主体的现时隐含和现场隐含;比较基准中定中短语中心语的省略、小句谓语(宾语)的省略;比较点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充当;结论项中存在程度副词、形容词与精确量差值一起构成结论项、形容词与模糊量差值一起构成结论项等。

第九章在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比较的基础上,参考 Stassen 差比句类型结构的分类方法^①,根据差比句中比较标记的有无、比较标记的来源及性质,对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类型结构进行分类,并从语序机制、词类机制、话题位置和形态变化等方面探讨这些语言差比句语序结构相异的原因。

第十章采用语序对比和错误分析的方法,采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差比句的中介语,对照汉语和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结构,对其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分析。

第十一章采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差比句中介语,对照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语序,使用错误分析方法对其中出现的语际错误和语内错误进行分析,归纳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差比句中出现的共性特点。

第十二章是余论。对汉语、英语、彝语支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结构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作了归纳,回答了研究初始提出的问题,叙

^① Stassen, Leon, *Comparis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Oxford/New York: Blackwell, 1985.

Stassen, Leo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in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s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述了此研究结果给汉语、英语差比句教学带来的启示，最后指出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尤其是作为第三语言的英语学习具有更多的复杂性，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和英语教学。

第二章 理论综述

第一节 语言共性与语序类型学研究

语言类型学以跨语言研究为基础,旨在通过语言(包括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的比较,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的比较中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是语言研究的新视角。^①

世界范围内的 7000 多种语言分属 100 多个语系,这些语言相互间存在着共性。语言类型学研究从跨语言的角度来描写比较分析人类语言的语法结构、音系结构及语言的各个方面,寻求语言共性。

传统上,语言共性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类型划分。19 世纪以前,史莱格尔兄弟(Friedrich von Schlegel、August von Schlegel)因注意到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形态结构,而把语言分为附加语(affixal)、屈折语(inflexional)和无结构语(nonstructure)。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以上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类型:多式综合语。20 世纪上半叶,虽然结构主义描写学派占据优势,但萨丕尔(Edward Sapir)等少数学者对语言类型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根据词形的变化,萨丕尔将语言分为四种类型:孤立语(isolating)、黏着语(agglutinative)、融合语(fusional)和符号语(symbolic)。

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各特点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语言中结构的某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因而存在蕴含共性,即“一种语言中,如果存在 X,那么也存在 Y”。雅克布森指出语言中的元音和辅音存在具

^① 戴庆厦、李洁:《汉藏语被动句的类型学分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有预见性的联系。比如,如果一种语言中有鼻元音,那么也具有鼻辅音。^①他对不同语言间一些具有共性的语音现象的发现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刘丹青认为这些发现已经超越了古典类型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了向当代类型学的过渡。^②

当代类型学始于语序研究的历史,而语序问题在类型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这是因为,一种语言的形态几乎无法预测该语言其他方面的特征,语序则与其他语法项目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而且语序是每种语言都必有的,因此当代语言类型学的重点也从最初以形态分类为主转到以语序分类为主。

Weil 是较早尝试基于语序对一批语言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使用五个参数对现代欧洲语言如法语、德语、英语,古典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其他语言如汉语和土耳其语的语序进行分类。Weil 的参数为^③:

- (1) 形容词与名词的位置,如:形容词+名词或名词+形容词;
- (2) 被管约名词(governed substantive)与管约名词(governing substantive)的位置,如:被管约+管约或管约+被管约;
- (3) 动词及其补语的相对位置,如:动词+补语或补语+动词;
- (4) 使用前置词或后置词;
- (5) 从属命题(subordinate proposition)同主命题(principle proposition)的相对位置。

基于以上5个参数进行调查的结果,Weil 把这些语言分为两类,一类是修饰语置于被修饰词后,一类是修饰语置于被修饰词之前。

另一位类型学家 P.W.Schmidt 也基于语序对更多语言进行了分类,他也使用了5个参数^④:

- (1) 领属格与其修饰名词的位置;

① 转引自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15~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15~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③ 转引自 Andersen,P.K., *Word Order Typology and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 2.

④ 转引自 Andersen,P.K., *Word Order Typology and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 2.

- (2) 物主代词的位置;
- (3) 作为主语的人称代词的位置;
- (4) 宾语与动词的位置;
- (5) 形容词与其所修饰名词的位置。

基于调查结果, Schmidt 对以上参数进行了排序, 以领属格的位置为最基本参数, 并建立了以下相互关系:

- (1) 如果是领属格 + 名词, 那么使用后缀, 后置词;
- (2) 如果是名词 + 领属格, 那么使用前缀, 前置词。

Schmidt 还注意到以下关系:

- (3) 如果是领属格 + 名词, 那么宾语 + 动词;
- (4) 如果是名词 + 领属格, 那么动词 + 宾语;
- (5) 如果是领属格 + 名词, 那么形容词 + 名词;
- (6) 如果是名词 + 领属格, 那么名词 + 形容词。

在某种程度上, Schmidt 的研究为 Greenberg 的语序调查奠定了基础。Greenberg 用 4 个参数设立了一套涉及某些语序基本因素的类型, 称之为基本语序类型学。他的 4 个参数为^①:

- (1) 存在前置词 pr 和后置词 po;
- (2) 在具有主语、宾语的肯定陈述句中, 主语 (S)、动词 (V) 和宾语 (O) 的相对顺序;
- (3) 形容词修饰语 (A) 同名词 (N) 的顺序: AN 或 NA;
- (4) 领属格与名词的位置, GN 或 NG。

自 Greenberg 的研究开始, 语序逐渐成为语言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项目。Greenberg 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了蕴含性共性、优势语序及语序和谐性, 这一开创性工作建立了类型学定量、定性研究的基础。他调查了 30 种语言, 列出了 45 条蕴含共性。为较细致地考虑语序现象, Greenberg 将及物小句内的三个基本成分主语 S、宾语 O、谓语动词 V 作为语序类型学的核心参项。这三个主要成分 S、V、O 排列组合可得到 6 种语言类型组合: SVO、SOV、VSO、VOS、OVS、OSV, 其中 SVO、SOV、VSO 三种通常作为优势语序而出现, VOS、OVS、

① 转引自 Andersen, P.K., *Word Order Typology and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p. 7-8.

OSV 语序则根本不发生或极为少见。

以 SVO、SOV、VSO 三种优势语序为前提, Greenberg 进一步考察与之相关的参项, 如前置词、后置词、名词、形容词、动词、状语等因素的相对位置。在他的 45 条语言共性中, 共性 3~5, 7, 10, 12, 13, 15~17 条都是关于基本语序。在其论文附录 II 中, 他以 VSO/SVO/SOV, Pr/Po, NG/GN, NA/AN 为基础参数项, 罗列了 24 种逻辑上存在的语言类型。在其手头语言数据中, 存在 15 种类型的语言, 但分布极不平衡, 其中, 以下四种类型的语言所占比例较大:

- | | |
|--------------------|--------------------|
| a. VSO, Pr, NG, NA | b. SVO, Pr, NG, NA |
| c. SOV, Po, GN, AN | d. SOV, Po, GN, NA |

20 世纪 70 年代的类型学以 Vennemann 和 W. Lehmann 为代表。他们认为和谐性是语序类型学所遵循的根本大原则, 各种语序共性乃至语序的历史演变都是由和谐性所决定的, 但和谐性与优势语序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单用和谐性来解释语序共性是行不通的。

Lehmann 认为, 在 Greenberg 概括的以上四种类型语言中, 如果不考虑主语, a 和 b 是一样的结构, 可以把它们归纳为 VO 型; c 和 d 可以归纳为 OV 型。还可发现, a、b 其他参项的位置与 c、d 正好相反, 前者是 VO, Pr, NG 和 A, 后者是 OV, Po, GN 和 AN 或者 NA。从研究倾向共性来看, 跳过 NA 后可得出以下两种基本类型^①:

- | | |
|-------------------|-------------------|
| e. VO, Pr, NG, NA | f. OV, Po, GN, AN |
|-------------------|-------------------|

e、f 类型与 Lehmann 和 Vennemann 的研究相关。Lehmann 认为, 任何一种语言中, 动词和宾语的语序都是最基本的, 主语是不相关的。因此, 只要确定了 V 和 O 的顺序, 就可预测一些关联对之间的相对位置, 如形容词和名词、介词和名词、名词和属格、疑问词和从句、词缀和词根等的顺序。如表 2-1:

^① 转引自 Whaley, L.J.,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Beijing: Sage, 2009, p. 86.

表 2-1 Lehmann 的成分顺序相关性

词序	相关性
VO	OV
介词 + 名词	名词 + 介词
名词 + 属格	属格 + 名词
名词 + 形容词	形容词 + 名词
名词 + 关系从句	关系从句 + 名词
句首疑问词	非句首疑问词
前缀	后缀
助动词 + 动词	动词 + 助动词
比较句形容词 + 基准	基准 + 比较句形容词
动词 + 副词	副词 + 动词
否定词 + 动词	动词 + 否定词
主从连词 + 从句	从句 + 主从连词

引自 Whaley, L.J.,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Beijing: Sage, 2009, p. 86.

虽然 Lehmann 对语言共性的概述比较简洁,但因为有太多的例外现象,使之不能成为绝对共性。比如,英语是 VO 语言,其所有格形式使用“属格 + 名词”(John's house)顺序,也使用非“名词 + 属格”顺序(House of John),主要使用后缀。波斯语小句内的基本语序是 SOV,属于 OV 语言。但是,波斯语使用前置词,领属成分位于名词后,形容词位于名词后,关系小句也位于名词后。Dryer (1988)认为动词—宾语顺序与名词—形容词顺序的相关性缺乏充分证据。世界大多数 OV 语言更倾向于把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后。科姆里则认为:“虽然把 VSO 和 VOS 合并为单一的词序类型似乎是相当合理的——在其他参项方面,这两类语言一般表现相似——但把 SVO 语言纳入这同一类型却有问题。”^①这是因为, SVO 语序并不跟其他任何参项有特别紧

① 伯纳德·科姆里:《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2版),沈家煊、罗天华,译,1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密的联系,不能预测其他词序参项的数值。此外,Lehmann的词缀顺序、否定词和动词的词序、名词和关系从句的词序都受到质疑。

Lehmann对观察到的相关性提出一种形式上的解释。他认为V和O互为主要的伴随语,修饰语处于一个成分的伴随语的对立位置。因此,在VO语言中,V的伴随语是处于V后的O,那么V的修饰语(具体是助动词)就处于V的左边(AuxV)。同理,如果O是主要成分,V是伴随语,那么O的修饰语(具体是形容词、关系从句、领属成分)的位置就与V相对,就处于O的右边。相反,在OV语言中,V的主要伴随语是其左边的O,那么V的修饰语就位于其右边(VAux)。如果O是主要成分,V是伴随语,那么O的修饰语就处于其左边,即形容词、关系从句、领属成分处于O之前。

Vennemann认为这些关联对在功能上有着深层关系。他使用操作符(operator,附加语或修饰语)和操作域(operand,中心语)的概念,认为在动词和宾语、名词和形容词等关系中,其中一个操作符,一个是操作域。其分配关系如下^①:

操作符	操作域
宾语	动词
形容词	名词
领属成分	名词
关系小句	名词
名词短语	附置词
比较标准	比较级形容词

按照Vennemann的这一术语,可把e型(VO, Pr, NG, NA)称为操作域—操作符语言,f型(OV, Po, GN, AN)称为操作符—操作域语言。对于那些与e型或f型一致的语言,可以根据它们是操作域—操作符语言或是操作符—操作域语言就可预测其他词序参项的数值。对于那些不符合这两种类型的语言,可以按照各参项中占主导地

① 转引自 Whaley, L.J.,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Beijing: Sage, 2009, p. 88.